



瘟疫与人的共存史

瘟疫是人类的手、角力者，但不是敌人。

□ 撰稿 | 毕会成

2020年的春天，太多的中国人都在谈论十七年前的那段历史，用那场非典疫情反观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。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，我们就像外语初学者一样，不得不把它译成我们的母语；那段去之未远的历史，突然成了我们的母语。

当然，我们在历史的观照上还可以走得更远。

战争的打击经常与瘟疫的蹂躏并辘而行

2002年岁末，当我与同窗余新忠正在南开园里合译麦克尼

尔对人类文明而言，病原体的入侵才是决定性的。

尔 (William H. McNeill) 的英文版《瘟疫与人》(Plagues and Peoples) 时，我们当然意识不到，一场现实的瘟疫就等在几个月后的北京。我们当时的意识完全被麦克尼尔俘虏了。1520年，西班牙人科特斯以六百人的兵力征服了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；不久，皮萨罗以更少的兵力同样不可思议地征服了另一个印第安权力中心，印加帝国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他们还成功地把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强加给了整个印第安社会。这样的结果完全无法用热兵器与冷兵器的技术差距来解释——三百多年后的1841年，广州三元里人民还可以借助粗陋的生产工具（锄头）痛殴手持火枪的英国士兵。这个历史个案在麦克尼尔看来，以实验室般的纯粹性演示了已经在旧大陆上进行了几千年的文

